

遺山集

函六冊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記

令旨重修真定廟學記

王以丁未之五月召真定總府參佐張德輝北上德輝既進見王從容問及鎮府廟學今廢興何如德輝爲言廟學廢於兵久矣徵收官奉行故事嘗議完復僅立一門而已今正位雖存日以頽圯本路工匠總管趙振玉方營葺之惟不取於官不歛於民故難爲功耳於是以令旨以振玉德輝合力辦集所不足者具以狀聞德輝奉命而南連率史天澤以下浩然知上意所嚮固不奔走從事以貲以力迭爲攸助實以

已酉春二月庀徒藏事。黽勉朝夕，罅漏者補之，邪傾者壯之，腐敗者新之，漫漶者飾之。裁正隅崇峻堂，陞廟則爲禮殿，爲賢廡，爲經籍祭器之庫，爲齋居之所，爲牲薦之厨，而先聖先師七十子二十四大儒像設在焉。學則爲師資講授之堂，爲諸生結課之室，爲藏廩庖湍者次焉。高明堅整，營建合制，起敬起慕，於是乎在。乃八月落成，絃誦洋洋，日就問學。胄子漸禮讓之訓，人士脩舉選之業，文統紹開，天意爲可見矣。旣丁酉，釋菜禮成，教官李謙暨諸生合辭屬好問爲記。以謹歲月，竊不自揆，度以爲仁義禮智出於天性，其爲德也。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著於人倫，其

爲典也五惟其不能自達必待學政振飾而開牖之
使率其典之當然而充其德之所固有者耳三代皆
有學而周爲備其見之經者始於什天下之田井田
之法立而後黨庠遂之教行若鄉射鄉飲酒若春秋
合樂勞農養老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受成獻馘
訊囚之事無不在又養鄉之俊造者爲之士取鄉大
夫之嘗見於施設而去焉者爲之師德則異之以知
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
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凡不足以輔世者無所容
也故學成則登之王朝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者則
撻之識之甚則棄之爲匪民不得齒於天下民生於

其時出入有教動靜有養優柔靡飫於聖賢之化曰
益加而不自知所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若非過論
也或者以爲井田自戰國以來掃地矣學之制不可
得而見之矣天下之民旣無以教之將待其自化歟
竊謂不然天佑下民作之君師夫豈不欲使之正人
心承王道以平治天下 獨厚於周而薄於世乎由
周而爲秦秦又盡壞周制燒詩書以愚黔首而黔首
亦皆從之而愚借耰鋤而德色取箕箒而詬語抵冒
殊杆熟爛之極宜莫秦民若也高帝復以馬上得天
下其於變狂秦之餘習復隆周之美化亦不暇給矣
然而叔孫典禮僅出綿蕝之陋陸賈詩書又皆煨燼

之末孰謂斲珣爲璞者乃於不旋踵之頃而得之寬
厚化行曠然大變興廉舉孝周暨郡國長吏勸爲之
駕者項背相望是則前日所以厚周者今易地而爲
漢矣况乎周制雖亡而出於人心者固在惟厭亂所
以思治惟順流易於更始始於草創而終之以潤色
本末先後還相爲用爲周爲漢同歸於治何詳畧遲
速之計耶洪惟大朝受天景命薄海內外罔不臣屬
武尅剛矣且以文治爲永圖方夏甫定垂恩選舉念
孤生之不能自存也通經之士悉優復之慮儒業之
無以善繼也老成宿德使以次傳之深計遠覽所以
貽丕顯之謨而啟丕承之烈者蓋如此王府忠國撫

民一出聖學比年賓禮故老延見儒生謂六經不可
不尚邪說不可不絀王教不得不立而舊染不得不
新順攷古道講明政術樂育人材儲蓄治具修大樂
之絕業舉大常之隆典其見於恒府廟學者特尊師
重道之一耳夫風俗國家之元氣學校王政之大本
不塞不流雖有必至癘老扶杖思見德化之成漢來
美談見之今日蓋兵興四十年俎豆之事不絕如綫
獨吾賢王爲天下倡是可爲天下賀也故樂爲天
下書之是年十月朔旦記

東平府新學記

鄆學舊矣宋日在州之天聖倉有講授之所曰成德

堂者唐故物也王沂公曾罷相判州買田二百頃以贍生徒富鄭公弼新學記及陳公堯佐府學題榜在焉劉公摯領郡請於朝得國子監書起稽古閣貯之學門之左有沂公祠祭之位春秋二仲祭以望日魯兩生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配焉齊都大名徙學於府署之西南賜書碑石隨之而遷獨大觀八行碑蔡京題爲聖作者不預焉齊已廢而鄉國大家如梁公子美賈公昌朝劉公長言之子孫故在生長見聞不替問學尊師重道習以成俗泰和以來平章政事壽國張公萬公蕭國侯公摯參知政事高公霖同出於東阿故鄆學視他郡國爲最盛如是將百年貞祐

之兵始廢焉。先相崇進開府之日，首以設學爲事。行視故基，有興復之漸。今嗣侯蒞政，以爲國家守成尚文，有司當振飭文事，以贊久安長治之盛，敢不黽勉朝夕，以效萬一方經度之始。或言阜昌所遷乃在左獄故地，且逼近闌闔湫隘，殊甚非絃誦所宜。乃卜府東北隅爽磴之地，而增築之。旣以事聞之，

朝庀

徒藏事，工力偕作。首朔禮殿，堅整高朗，視夫邦君之居夫子正南面，垂旒被袞，鄒兗兩公及十哲列坐而侍，章施足徵，像設如在。次爲賢廊，七十子及二十四大儒繪像具焉。至於棲書之閣，豆籩之庫，堂於齋館，庖湍庭廡，故事畢舉而崇飾倍之。子弟秀民備舉選

而食廩餼者餘六十人在東序隸教官梁棟孔氏族
姓之授章句者十有五人在西序隸教官王磐署鄉
先生康曄儒林祭酒以主之蓋經始於壬子之六月
而落成於乙卯六月初五十一代孫衍聖公元措嘗
仕爲太常卿癸巳之變失爵北歸尋被詔搜索禮器
之散逸者仍訪太常所隸禮直官歌工之屬備鐘磬
之縣歲時閱習以宿儒府參議宋子貞領之故鄆學
視他郡國爲獨異乃八月丁卯侯率僚屬諸生舍菜
於新宮立弁朱衣佩玉舒徐畔落之禮成而饗獻之
儀具八音洋洋復盈於東人之耳四方來觀者皆失
喜稱嘆以爲衣冠禮樂盡在是矣越翼日學之師生

合辭謂僕言嚴侯父子崇飾儒館以布宣聖化承平
文物頓還舊觀學必有記以謹歲月幸吾子文之石
垂示永久僕謝曰老生常談何足以陳之齊魯諸君
之前顧以客東諸侯者久猥當授簡之末俎豆之事
固喜聞而樂道之何敢以不敏辭興造之蹟已辱件
右之矣竊不自度量輒以有所感焉者著於篇嗚呼
治國治天下者有二教與刑而已刑所以禁民教所
以作新民二者相爲用廢一不可然而有國則有刑
教則有廢有興不能與刑並理有不可曉者故刑之
屬不勝數而賢愚皆知其不可犯教則學政而已矣
去古旣遠人不經見知旣以爲教者亦鮮矣况能從

政之所導以率於教乎何謂政古者井天下之田黨
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射鄉飲酒春秋合樂養
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賢之政皆在聚士於其中
以卿大夫嘗見於設施而去焉者爲之師教以德以行
而盡之以藝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者無
所容也士生於斯時揖讓酢酢升降出入於禮文之
間學成則爲卿爲大夫以佐王經邦國雖未成而不
害其能至焉者猶爲士猶作室者之養吾棟也所以
承之庸之者如此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
以記之而又不從是蔽陷畔逃終不可與有言
然後棄之爲匪民不得齒於天下所以威之者又如

此學政之壞久矣人情苦於羈檢而樂於縱恣中道而廢從惡若崩時則爲揣摩爲捭闔爲鈎距爲牙角爲城府爲牢獲爲谿壑爲龍斷爲捷徑爲貪墨爲蓋藏爲較固爲乾沒爲面諛爲力詆爲貶駁爲譏彈爲姍笑爲凌轢爲癡癡爲睚眦爲構作爲操縱爲麾斥爲刼制爲把持爲絞訐爲妾婦妬爲形聲吠爲崖岸爲階級爲高亢爲湛靜爲張互爲結納爲勢交爲死黨爲囊橐爲淵藪爲陽擠爲陰害爲竊發爲公行爲毒螫爲蠱惑爲狐媚爲狙詐爲鬼幽爲怪魁爲心失位心失位不已合謾疾而爲聖癲敢爲大言居之不疑始則天地一我旣而古今一我小疵在人縮頸爲

危怨讟薰天泰山四維吾術可售惡惡不可寧我負
人無人負我從則斯朋違則斯攻我必汝異汝必我
同自我作古孰爲周孔人以伏膺我以發冢凡此皆
殺身之學而未若自附於異端雜家者爲尤甚也居
山林木食澗飲以德言之則雖爲人天師可也以之
治世則亂九方臯之相馬得天機於滅沒存亡之間
可以爲有道之士而不可以爲天子之有司今夫緩
步濶視以儒自名至於徐行後長者亦易爲耳乃羞
之而不爲竊無根源之言爲不近人情之事索隱行
怪欺世盜名曰此曾顏子思子之學也不識曾顏子
思子之學固如是乎夫動靜交相養是爲弛張之道

一張一弛游息存焉而乃強自矯揉以靜自囚未嘗
學而曰絕學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靜生忍忍生敢
敢生狂縛虎之急一怒故在宜其流入於申韓而不
自知也古有之桀紂之惡止於一時浮虛之禍烈於
洪水夫以小人之中庸欲爲魏晉之易與崇觀之周
禮又何止殺其軀而已乎道統開矣文治興矣若人
者必當戒覆車之轍以適改新之路特私憂過計有
不能自己者耳故備述之旣以自省且爲無忌憚者
之勸侯名澄七歲入小學師名士龍江張某自讀誦
至剖析義理者餘拾年衍聖必其爲特達之器以其
子妻之迄今爲名諸侯二君子有力焉是年九月朔

旦河東元某記

博州重脩學記

博之廟學當泰和中州倖遼東王遵古元仲之所建
元仲有文行道陵謂之昔人君子者也甲申之兵民
居被焚州將閻侯義以廟學州宅龍興寺殿土木之
麗甲於一州特以兵守之其後廟學獨廢不存今行
臺特進公以五十城長東諸侯凡四境之內仙佛之
所廬及祠廟之無文者率完復之故學舍亦與焉防
禦使荏平石侯青彰德總管兼州事趙侯德用乃以
行臺之命葺舊基之餘而新之大其正位又爲從祀
之室於其旁至於講誦之堂休宿之廬齋廚庫廐無

不備具經始於某年之某月落成於某年之某月文
石既具趙侯請予記之予竊有所感焉博自唐以來
爲雄鎮風化則齊魯禮義之舊人物則魯連子華歆
駱賓王之所從出在承平時登版籍者餘三十萬家
其民號爲良善而易教特喪亂之後不能自還耳雖
然豈獨此州然哉先王之時治國治天下以風俗爲
元氣庠序黨術無非教太子至於庶人無不學天下
之人幼而壯壯而老耳目之所接見思慮之所安習
優柔於絃誦之域而饜飫於禮文之地一語之過差
一跬步之失容即赧然自以爲小人之歸若犯上若
作亂雖駟逼之從臾之誘引之有不可得者矣故以